顏習齋先生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顏習齋先生年譜

李　塨纂
王　源訂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塾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塾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塾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鎪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意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

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甯贅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塨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清 李塨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昺、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辨人。因乳名曰圓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嬭鄰嫗。不得。則與朱翁嚼粟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景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宏文收爲女至是宏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大淸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羢昏巾二頂

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略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見斥奸書。知魏閹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

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過輒下。　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酬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縲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戀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縣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曰。聞汝賈文學嫻也。持渠隻字來。卽免。端惠笑曰。必令嫻有進。寧貧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酬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

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搆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搪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藜藋。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恆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參兩名湛。端謹士也。恆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尙。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游虎邱。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太若少學問麤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罄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

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册。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抵易。訪王五修於山廠。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分誠大。盒大盒中分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娑。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分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即赴科考。遂入京。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頫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即生父母破戒。非即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遂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醫虞龔。非有名包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闔命敦趣七書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祕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搆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其蠡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商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舉人失實。卽己身離道。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媼劉別居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癒.日之酉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脚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鍼經作鑱.誠敬桔槔勿間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既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汚塵如洗屐.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闕寒負一畚.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禰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癲.先生曰.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眞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癲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衞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於會.孝慤語以道.迄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

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維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愼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稷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鄰家人不勤。比皆力操作矣。一矇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矇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糞。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

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慾。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齋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驥。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稑。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容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裹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即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即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即是否。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即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嗟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岐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即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礪。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醵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

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塘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稾。塘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而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往耕田。行甚敬。日雞鳴夙興。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自勘過易怒多言。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即正坐。又躍起行。覺即納。定日功。若遇事寧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子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遂於韜鈐。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傾倒。入蠡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內。勿尚發露。內子歸甯。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懌。何行。曰。

失銀花小事。遽廢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嫚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思省察操存。交濟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馱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痘殤。慟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　十四日。奠告以文。略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詈人。不與羣兒鬬。吾表弟三祝時與兒鬬。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麵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即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即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與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齊。朱媳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二月九日。訪塾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此後入蠡城。嘗詢先子。先子返鄉曹家蕞。途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先生朱在時字）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春華。今足下與易直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沈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容知之毫不露也。即實學之曾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姓、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廁牖。夜聞

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闇然戕晦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愼獨功甚密祭必齊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侯比耦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酹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慤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饁田卽存心於擔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輕　一日耘蒜下雜蒿苣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己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乾將赴眞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心未化卽不能保不爲伯鯀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卽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生規伐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卽終身眞小人更無變換　一日聞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

簡約。先生深納之。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六月赴試易州。遇朔望。望拜朱翁媼。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姪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姪之婦乎。卒後。魏一鼇蓮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自勘爲學。調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歟。口無妄言歟。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啓蒙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聖賢歟。寫字端正歟。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射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嘯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內子讀書。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歟。集曾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悲愴。思所爲既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於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己長。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涵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起。在車憑箱而起。思日記織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閨室有疚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朱媲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三月。看紀效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已得。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即不離之妙。塔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即悟也。五月。益日功。以訒言爲要。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即開之。入京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八月。凡達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塔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眞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先生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

親賢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晨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悚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鶯、石戀、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己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悠。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訒言。　先生每外出。遇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櫬朝祖。祖奠及葬。觸棺號咷悶絕。

既定。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祔望奠。後以禮士惟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殯宮外大門內。寢苫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絰。思齋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常臥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絰。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遙問之。十月一日。責訒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僸。致誤也。時朱翁曰。必六食。卯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　先生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始。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晃唆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訒言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養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思厲言暴色加於人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翁致祭。凡筵以練告。甚

哀去負版辟領焚麻冠仍縣衰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原闕十四字曰衰表心之衰痛也去之何以名斬衰齊衰原闕二行又十六字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堯後幷爲七圖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內力便已少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卽爲禪染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朱參兩贈聯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二十一日遷居隨東春祭倩晁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與王法乾言書數功卽治心功精粗一貫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卽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父生主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米麵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三月入祁州以隻雞清酒哭奠刁文孝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媼嫁母貧時周問曰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

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東平宋瑜從遊。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埏界埏遊雷溪而還。六月二十九日戊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謨書。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震搖。豈不善乎。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眞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眞極禍人矣。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十月學習冠禮。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句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啓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韠帶。雜佩。皆具。梳櫛紛盛匣中。酒餚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氈八條。大門掛紅綵。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氈。置兀其後。移梳櫛匣於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氈。筵上列餚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

盥盤其上堂中東布一氈爲主位西向西布一氈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氈爲贊位東之對贊者儐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氈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氈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韠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儐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儐立主人右儐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卽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儐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儐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儐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儐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韠帶儐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卽席儐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

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具雜佩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即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儐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於席儐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儐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賓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盞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儐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儐引主人降自阼階下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儐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儐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儐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俎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

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淨學。靜坐則禪學。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忿一分則ㄎ過五則爻中有×邪妄也。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謄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淩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

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眞。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戴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頎眞。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　遙哭奠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午。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午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午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　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宵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褲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褲。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尙在。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汚。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

謁朱氏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既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嫻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册。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淩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

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思已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於中。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解乾卦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餕餘不祭。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册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改機也。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楊。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學習士相見禮。祭禮。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駕。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

大門之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儐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仝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階聚足。登堂。儐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擯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即席。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倣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啓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衙夜話、登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即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

靜坐時天淵。　十二月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幷放矣。　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遙贈頤生微論。乃達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習卜。備遞行及朱翁終、壽父賚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歡倍之。過一盞必晝。　赴曲阜會。以其饌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甯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閹屢徵不起。特下僞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掛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惲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書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書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彔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家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歷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媼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其葬。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即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虽生不懈者。　閏七月。族壻貽桃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曰。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款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哭奠彭朝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猶介勤力。少有餘即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筵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稚食茅季偉事。乃食。　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躭莊周南華而惰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　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

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卽天時也．縫掖章甫．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顚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　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旣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躁．強之藥．　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款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己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卻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病不令人代．　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　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困．　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

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甯須祭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即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踰時即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愼保身。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而生祠不廢。十四日。買食豆腐。愴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入口也。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訒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訒言之徒父予也。給以物。六月至楊村。攜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我貧餓以錢。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賊。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迨遭三年喪。則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遇橫逆

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愧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圓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述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以大明會典品官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景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考祔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三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幷哭恩祖。闔族供清明祭于墓。先

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邮。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舁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餕。遍拜辭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臥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田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梱。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寨簾肅人。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荊楚逼。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鞟矣。猶云甯質。邢衡已亡矣。猶云差管。虛言已盡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非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曰餕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女甥婿。

曰拾遺雜記。買田氏女爲婢。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勘有美言傷信之過。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時及門日衆。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忘。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日六拜。達者責。（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謊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

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蟊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鄰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愼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帨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眞。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倣字半紙。改正俗譌。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西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敍。相遇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

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倣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卽免。一尙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卽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譚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曰。瞽瞍愚父也。而舜齊粟祇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鳳、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申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曳來訪。見曳、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束鹿任最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卽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閻經略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卻之恐虛傳招禍也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曰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知劉煥章缺糧餽粱石六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愍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思齋明者止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葬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盆囷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即義不可有厭心題日記面曰學如愍思心

神在內。天清地甯。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卽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卽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　九月。立齋戒牌。　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　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歉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偌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　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　六月。如易州。會田治埏馮繪升楊孔軒論學。治埏名乃猷。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夢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旅遼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樸實。　十月。訪宋賡休楊計公論學。賡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己陞天堂。說人

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廙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廙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繼母。祭神必齊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廙休到卽釋。某生忿弟毆其子。且將興訟。廙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壻家作佛事。廙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啓齒。廙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廙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況幼女牌位。令羣僧隨舁。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諠闐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十一月。如甯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淸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憑弔深。過滾水由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十二月。訪安平趙衞公啓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訒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訒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思海剛峯曰。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八月一日。親御軾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九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亭。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與高生言承歡。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十一月入蠡。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先生族人爲

尉虐。被縶累。乃訟之縣事解。曰。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塔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塔曰。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僩。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臭也。如蠶與塔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晝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鏘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掛弓矢鈸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袤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捻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之田行徐而非。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謖。宜及時自改。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

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途遇蠡令。避入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況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常往宅中可乎。弔蠡縣殉夫徐烈婦。客有見先生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語可訒言曰。佛氏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十月。左目上生瘡。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興。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衞諸生。性仁厚。友于弟。以次女妻塽。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法乾議）塽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塽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之。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五月。塽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桓。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

有疾。未納。女癡且顓。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塽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逭。前擬有子即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即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即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眩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塽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但有志者。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塽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即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塽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之。　語塽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

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　教塾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塾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塾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竭力佐其子亭葬之。因思父哭詰慟曰。勇遠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攜塾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夢箕墓。並會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深州國公玉家。抵安平。晤彭古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　二月。往哭奠朱參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衎衎。忽覺期服忘哀。卽謹。　三月。觀塾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意也。意則不自覺其過。不意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　期服雖練。每日必

思慕數次。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罪。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罪。罪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罪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養同高祖侄爲子。名之曰爾檥。書塾所箴滕口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敬。如諍友在旁。思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温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曰。彭濟寰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主。告釋服。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齊燿燧候問學。時璘與張文升共學韜鈐。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膏肓。錄之。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册講著焉可溷哉。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偕璘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愼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淩傲

也。王法乾摘塔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思齊家之難。誠哉嘵笑不可苟也。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揭他所。祭畢領教。看家語至趙簡子鑄邢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十月。約塔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卽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塔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衆。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謝焉。四月。塔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

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九月。與塾訂規約。以對衆不便而規者。可互相祕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噉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如保定府哭奠呂文輔唔孫徵君十一子君夔。塾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塾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割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荊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匕首入強嬴。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尙不平。

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詹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六月。河南楊藎千來訪問學。奉喚迷途而去。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塾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一族弟無狀。

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恭。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己辭之。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躭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謚曰莊譽。及之郎仁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友餽贈。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

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六月四日。遇豪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卽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八月。報者皆至。往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尤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豬羊祭墓。立主

慟哭。自此寢苫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傳。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傭賃者。皆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達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庠教諭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別也。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高陽齊林王有雄才。河南翟荒。先生題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

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葱韭。則祭前須齊戒。十二日行忌日奠。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五月十三日。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謂門人曰。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過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咋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儆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稗。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

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禰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羅令縣匾表先生門。許西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甯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廟傳繽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鑌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塾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編。塾著摭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檥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檥果至。紹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

習齋數年如一。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張石卿、孫君僑、高鹿巖、孫夷淵。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甯容易乎。先生是之。十一月過安平。可訒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十二月訂塾所著閱史郄視。聞劉煥章无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朔日遭還初伯緦喪。哭奠慟。時先生內子復姓李。復移祁州藥鋪于家。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交耶。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爾檥生父也。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拊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四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看塾四書言仁解。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于禮。塾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卽書于册面自警。鹿密觀來訪。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搉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門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疫染也。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鶚立。是時凡助尋父者。皆往謝之。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疑。後是之。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連獻五拜者爲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己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縣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縣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齋。）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闢廟門。定卽日反者揖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啓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

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耄耋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趨句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句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雖緦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忿一分◎過五則⊠中有×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倣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爲卻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八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塾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自傷也　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嬗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　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

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鳳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縣扁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謂塘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非僕志也。如蠡哭奠塘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五月塘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尚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齊況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

汝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縣屬旌閭。先生受而不報。九月。訂塾所編訟過則例。吹籥。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國之桓介塾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思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必于淸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塾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忘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複曰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他法矣。李植秀問。問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卽是效驗也。族弟借乘。家人對。碓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改曰碓。十二月。往哭奠閻大來。大來名際泰、鑫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三從叔子早壯。以孩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禮旁室。行虞禮。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眞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毋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

有以哉。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喚迷塗序。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緦服。三月訂塾族約。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習射。門左演禮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廢事。今不潔。其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淩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思文墨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二日行中規矩。

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敬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己才无用。世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己情不平。　以祭考齋戒。思齋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十月爲蠡人士作祭劉潤九文。潤九名蔭旺。蠡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涞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卻缺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齋明。非齋不明。非明不齋。非洗心不能齋明。非齋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坐。拾釋子殘瀋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介塘執贄。先生許之。　先生語塘曰。伯夷仁也。柳下惠義也。塘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瑀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眞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

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憮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名保成曰重光。思予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改。廢才也。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至安平縣閻暉光齋。閻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固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至安陽。哭奠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適。適聞存學存治曰。適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衞聖道。其在先生矣。抵回龍。與陳子犖、耿子達、甯天木、熊伯玉、耿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季和、閻愼行言經濟。至濬縣。教諭國之蒲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諭道士歸倫。考忌日。齊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襲。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餓夫墓。酹以酒。盥嗽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廕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

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興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閎人。思今出遊。即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十日夜店人喊盜。先生堅臥亦不言。訪張子朗、劉念庵、郭十同、李瑤之。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得。絕不動心。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徵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以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眞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

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愼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強粧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衡。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雕白蒿。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鸛鵒舞。雙眸烟烟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存學爲是。　至鄢陵。訪梁廷掾以道。于伏村晤劉子厚。　訪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即或間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即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即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郎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元。旋元閔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閔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　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蓍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

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服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資　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甯居出會夙儒也語之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甯居曰予可任老乎即主位伏與彬彬如也

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容已來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即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儒。倘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十月至臨城。拜喬百一。耄耋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卻。出酒食寒舍論學。五日抵里。族侄修已爾儼從游。聞家人前以家書至。和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甯以妻子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尙容少自非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人相勉。思言終未能譴。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遜或少寡乎。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即當坐乎。法乾無以應。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颯颯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塘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

周孔學失所致也。謂塔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卽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流于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塔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語于記首。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

如今日而已哉。卽以賢弟聰穎。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置側室姜氏。亡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閒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悉謬至此。不亡得乎。六月。王越千來問學。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肯迷乃爾。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固覺矣。吾敢不懼哉。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予皇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竄語耳。如涿州哭奠陳國鎭。十二月。與爾巖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中戊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祔食。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于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六月以祭中霤齊。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語塔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淸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輿僕。遣苗生尙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曰。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四月曰。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淸氣餐。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卽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

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詩書。最損精力。更傷目。教修己爾儼曰。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抒惰一日。十一月。謂修己曰。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八比矣。然尚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思以厚病人之薄。卽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帷幔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錂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錂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牓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牓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縣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

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廈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苗尙信、白宗伊、李宏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　六月。書習講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肯不得與于吾道。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尙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回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請筵。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禮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　訪路趨光驤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

句。嚮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思威不足以鎭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卽早壯也。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荊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尙。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淸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靑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荊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幷無一人與之商搉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

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番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其指斥荊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昔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佞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密、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

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宵。無一察焉。不其寃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嗤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欵歎。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宄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覩宋孫甥、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甯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殛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嗤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

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感稱。己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七月定與劉棨庵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厠。皆粱之糠秕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厠。矢積蜀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愛不自覺者。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鄢陵裴文芳子馨來問學。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甯。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荊公。何也。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已正墮此處事非惰卽略。待人非偏卽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塙謂走路者。兵

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曰。天下甯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粗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予何憾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惰。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懇誠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旧逢年行傭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羅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羅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豐

有爲宵有得矣。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卽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一行未成。卽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四月之桓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廢。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孤溥。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六月。思三事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語修己勿觀性理語錄。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吾方自愧衰惰。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弔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閏七月。塔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簫笙。聽之。塔謂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讐家搆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已告歸。益遂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遂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說。　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脫。踢離折潛。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聞風起焉。肯蹉跎。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　塡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愼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愼獨盡之而已。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卽與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卽亡。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　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堡水患益甚。屢請不住。至是郝公函書

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十一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玨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乎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贄。令其少子本良從學。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置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矣。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蠡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蠡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六月二日。覺天清地甯。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七月。徐仲容來問學。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謂李

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額。悔過自訟驕浮二事。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眞敬。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還復出園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評嗇日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口占云宇宙無知己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尸神祝教重光安五祀竈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鑪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嗇弟培從學。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嗇門人菅廷耀李廷獻菅紹昌皆來習禮。三月修己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閻公度半日默對嘗閣座稱羨。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八月嗇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墓一也田有菅曠二也歌與不長多忘句三也。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

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愼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教塾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十二月有惑者啓氣解之。思此卽己惑也。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塾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聞人稱邊之潘孝恤二行。曰。吾門有人矣。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己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緦。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顚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最卑汚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劉懿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五月四日。哭奠從姑。告除緦。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

百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慝。不作于心。無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六月自勘曰。李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塔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曾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七月。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即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八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聞帥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月。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九月。河南周琦价塔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曰。務有恆。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

祥、郝夢麒來從遊。　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价塔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譽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寧有既乎。頗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與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未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七月。塔使弟培門人陳兆與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塔嘗所撰小學勺舞儀節。書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　八月。評培日記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容虛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傅瞻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塔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己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錢各集册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拂。庶末路無躓。惟神相之。　訂譜所譜小學。　十月。夜坐久無惰容。爲修己述故友劉肇南以

六十鄉宦、失一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培來與錢習勺文舞式。教培痛除假冒將就。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尙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肆三。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自勘一生勉于明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衞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凜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眞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與門人言博鑫修河法。曰北人祇思徐水

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如是乎。　族祭蓌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輸一盞卽止。　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璽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塗。　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　遊西圃。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陬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卽偕弟子登山。玩水卽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卽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　書立心高明俯視一切于記首。　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　塔來叩稟。應鄠城知縣温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日。塔以往鄠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竦。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愼。交遊勿濫。塔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

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以祭中霤。齊戊。臥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七月。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曹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塑。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己、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錂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壬巽發、王溶、王澤、王懷萬、王源、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令煙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門人曰。天下事尙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遷于正寢。西卒面貌如生。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堪聞訃。自鄴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潘顏修己、李植秀、顏爾儼、鍾錂、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麒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囑塔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晦。講壇盛而學術岐。煞忽者千餘年。昧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而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非即能幹

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堊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緦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篡吾心之德且鄉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羣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決拾籥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嶺此蹄彼甚至拾瀋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

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蓽。孰傳之。孰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邇遐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炬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然自照。而竟熠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哀哉。尚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巖巖。直排迷途岐路。眞學述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錂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遼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眞儒。張文升上私謚曰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塔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檥、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塔等共議懸扁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

乙酉四月。鄖城知縣温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鄖城。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己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孁上。心孁歉。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己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眞周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聞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璋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卽親受教于先生也。況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棘津後學張坡璋謹識。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詎易得哉。今覩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竊有志焉。但自顧譾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顏習齋先生年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訂者 李塨 王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